

2. 方與圓

方與圓，不同於傳統意義上或普遍的名詞，其不具備眾多名詞的單一性，而是具有或已經被人賦予多元性的性質，甚至早已打破了名詞的堤壩，具備形容詞的特質，其多元性的意思令其頗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味道。因此方與圓的含義不單泛指在數學或科學方面，更可以作為不同概念的座標（承載體）。

方與圓在科學及數學理論中佔據重要的地位，方形的每條邊互相平衡，每條邊之間的角度皆是九十，其外在特徵永遠不會被變化所侵蝕，它的每條邊化作圍欄抵擋著浪潮的侵襲，從其外在顯露出其內在「心靈」，方形擁有牢固、穩定和一成不變的內在特點，而與之矛盾的事物-----圓形，它猶如無窮的詩章，內含奧秘深意，亦有「黃河之水天上來」的特點，不能看見其起點，亦不能發現其歸宿長眠的寧靜處，其邊緣沒有棱角抑或斷口，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在自然界中，圓形是最完美的形狀，因為他沒有任何尖角和邊緣」，圓形是一條曲線，其每點的斜率存在著唯一性，但兩個互不相干的圖形卻作為幾何學中最基本的圖形亦是組成該「燈塔」的重要基石。

方與圓不單只是長存於幾何學當中，亦可以作為承載保守和創新概念的航船。

固守傳統正如方形一樣，規規矩矩，一成不變，創新正如圓形一樣，他的每一點的斜率到互不相同，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沒有固定的界限，但是在人類文明的薪火傳承中，我們不難看見固守傳統的痕跡，甚至影響了人們的思想，成為了對社會或者歷史的走向的決定者。為什麼人們願意接受保守的束縛？傳統的形成是因為人在遇到困難或者特定情形時，為了解決或者應對這些再次出現的現象，人們提出了一種共識，這種共識可以是行動、語言等等，因此傳統這一概念出現，其目的性是為了形容這種現象，這種共識適合於社會，所以人們把其奉為心中的規矩，正如聖經、四書五經等等，但歷史和社會已經給出「答案」，一味地固守傳統只會「自取其辱」，百無一利。二戰當中的法國陸軍高層，他們的思想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固化，他們認為馬奇諾防線的堅固可以長久阻攔德國的入侵，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難道德國就不會進行改變？但可能是由於法國高層的自大，導致最後號稱「歐洲第一陸軍強國」的法國僅僅三十九天便淪陷和投降。又如清朝末期保守派大臣不願意「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導致清朝國力遠遠弱於列強，也讓雨果寫下兩個強盜走進了圓明園，一個搶掠，一個放火，可以說勝利是偷盜者的勝利，兩個勝利者一起徹底毀滅了圓明園。我們從歷史軌跡可以看出一味地固守傳統終將導致災難的發生，但難道我們要不斷創新嗎？

創新的形成是由於思想的共識不再適合於社會的制度和人民利益，因此人們提出一種新的價值觀或共識，雖然創新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可能和驚豔，但無節

制的突破也會給我們造成困擾。電影「駭客帝國」中，由於人們過度的研究和發明人工智慧，導致人工智慧產生了自我意識，造物主可卻被自己的產物所清洗出歷史的舞臺。反觀中國歷史，王莽推行變法，推行克己復禮，屢次改變幣制到更改官制與官名，但由於其政策頻繁改變以及存在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最終以失敗收場，但無論怎樣他的政策對於長期而言存在益處，但是由於過度的創新導致一種新的共識不被社會所接受，那麼到底應該如何選擇？創新或是固守傳統。

我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將創新與固守傳統合二為一，方與圓結合在一起，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在方與圓的世界中，我們需要尋找保守與創新的平衡點，就像大自然中的生態平衡一樣，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我們也需要不斷地嘗試新的想法，將想法具體化使社會發展進步，兩者合二為一能讓我們達到「窮則思變，變則通，通則達，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避免海格德爾所說的一句話成為現實-----「一切實踐傳統都已經瓦解完了」，當創新遇到阻礙時我們也應該如尼采那般「殺不死我的，終將讓我強大」。

方它代表著理性，有著明確的邊界，有序且穩定，圓它代表著感性，有著無限的邊界，充滿著未知性和可能性，我認為理性和感性不能兩者互相獨立，儘管兩者存在著矛盾性。何為理性和感性？

理性是指一個人在思考、決策和行動時所表現出來的基於邏輯、推理和客觀事實的能力，從客觀角度定義便是智慧，而感性是一種能夠體驗和感受、情感直覺的能力。它們相輔相成，共同主導人類思考。1911 年法國軍事家戰略家費迪南福煦說「飛機是有趣的玩具，但是沒有軍事價值」，然後二戰時飛機成為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1923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羅伯特密雷根說「人類不可能利用原子的力量」，然後 1945 年 7 月 16 日世界第一顆原子彈誕生-----為何智者們的判斷與現象恰恰相反？其底層邏輯原因是由於理性思維只相信自己所見所聞的一切事情，對於已知之外的位置，他們會主動懷疑並排斥，由於他們的思考被理性所主導，導致喪失了創造力和想像性，甚至過於理性，讓我們會解構事物的本質，從而踏入「虛無與達達主義」的陷阱，所以我們應該如何做出一個正確的判斷呢？我想答案便在於我們應該將思維框架固定在理性和感性之間。

在哲學中我們不乏可以證明出為什麼理性和感性缺一不可，世界上有一個著名的問題-----「缸中之腦」：若我們假設人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歸根到底是大腦中的電信號作用（參考駭客帝國），那我們到底是人，還是關在培養皿裡面的大腦？康得《純粹理性批判》一文曾經寫道：「我們不僅要假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而且一旦有人懷疑它的存在，還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反駁，這是哲學和人類普遍理性的恥辱。」如果我們的世界所有皆是虛假，那唯一真實的就是笛卡爾的「我思

故我在」，近代的哲學便是從該點出發，自古希臘以來哲學一直在追求對於世界整體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例如時間的本質）。為了滿足這種需求分為了三條道路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和神秘主義，就理性主義來說我們通常是定一個至高原則，然後不斷推斷，（例如人性是怎樣的，這樣的人會產生什麼影響對於社會，再把倫理學等等推斷出來），但常常是因為不同人的抓取的至高原則都不一樣，導致陷入「獨斷論」的迷宮。其次就經驗主義來說，我們是通過歸納不同的事物和例子產生認知，但我們容易走向「懷疑論」的結果（例如我認為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但我不能證明黑色的天鵝是不存在的）。最後神秘主義是因為上述問題無法被解答，所以我們只能依靠信仰來證明我們的理論是對的。因此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那我們該如何解決「形而上學」的問題，而康得認為只要把理性和感性共同便能解決「形而上學」。康得認為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另有來源，人產生知識的過程是把主觀過程強加給認識客體的过程，不是主體符合客體而是相反，例如我們儘管不能理解蘋果的本質（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康得假設這個世界可能是虛構的），但我們可以理解蘋果的現象，有感性去感受蘋果的外表顏色，而理性則在腦中定義蘋果。因此我們不能單單靠理性或者感性解決上述問題，證明了把兩者合二為一的必要性。

我們從現實和哲學上可以看出一個人不能單獨運用理性或者單獨運用感性，兩者必須合二為一才能構建我們的思維框架，正如方與圓兩種基礎的圖案結合在一起方能構建出複雜的幾何圖案。

方形的世界和圓形的世界兩者不能獨立成為一個完整且多樣性的世界，我們必須把方與圓融入到我們的思想中，對於方的理性和圓的感性，我們應當理解並接納生活的多樣性，以開放的心態走出建築出屬於自己的人生，同時將人生的道路灌溉以創新和固守傳統，兩者合二為一的價值觀，為人生這塊畫布添上更多色彩。